

# 中动动词“间及物性”假说

蓝红军<sup>①</sup>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广州 510507)

**摘 要:** 学界以往的中动句研究深化了对于这种结构的认识, 但是对如何界定中动结构并无统一的认识, 对于中动句的谓语动词是否及物也存在争议。实际上及物与否不能作为判断动词能否构成合法中动结构的标准, 对中动动词性质的判断应根据不同的结构类型来分别进行; 中动动词既可以是及物性的, 又可以是不及物的; 经过了语法化的过程, 中动动词形成了“间及物性”的特殊状态, 这种特殊性是中动结构语义关系表达的需要。

**关键词:** 中动结构; 及物性; 不及物性; 间及物性; 认知动因

中动结构 (middle construction), 也称中间结构, 即介乎于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二者之间的一种中性的语态结构, 是在英、法、德、汉等许多语言中都存在的一种特殊语言现象。近年来, 语言学家对中动句作了相当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各有侧重点, 但主要集中在中动结构同作格结构 (ergative construction) 的异同, 还有中动结构的语法、语义限制以及其他一些特征方面。<sup>[1]</sup> 他们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于这种结构的认识, 但是对于中动结构的界定没有获得统一的认识。对于“中动句的谓语动词是否及物”的问题, 语言学家们更是各执己见, 没有定论。

本文拟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 来探讨中动动词形态的选择同语义之间的关系, 提出中动动词“间及物性”的假说, 进而说明中动结构的确立是语义关系表达的需要, 中动动词的特殊状态是经历了语法化的结果。

## 一 关于中动动词及物性之辩

中动结构一般表现为 [NP + V + Adv] 的形态, 主语为受事或被动参与者是构成该结构的必要条件, 即 NP 是谓语动词的逻辑宾语, 但在句中必须充当主语而不是宾语, V 是以简单主动形式出现的动词, 而且这个动词后面需要有一个表状态的状态语。如:

(1) i His books translate easily. (中动句)

- ii Mary translated his books (主动句)
- iii His boo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被动句)
- (2) i The steaks you bought cut like butter<sup>[2]</sup> (中动句)
- ii I cut the steaks with a knife (主动句)
- iii The steaks have been cut into small pieces (被动句)
- (3) i 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麻烦。(中动句)
- ii 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主动句)
- iii 这个问题被妥善解决了。(被动句)
- (4) i 毛笔用起来不方便。(中动句)
- ii 我用毛笔写字。(主动句)
- iii 毛笔被他拗断了。(被动句)

一般说来, 在 NP 为受事的中动句中, V 既具有及物动词的直接支配宾语的能力, 而又呈现不及物动词的主动形态。从指派宾格的能力来看, 中动动词应归入及物动词一类, 而从其简单主动形态来看, 中动动词应为不及物动词。中动结构采用的是不同于主动句或被动句的语法标记, 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语法关系, 也使得该结构中的动词词类范畴变得模糊。在以前, 中动句往往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被动结构, 被冠以“意念被动句” (notional passive), “主动式被动态 (active-passive)”,<sup>[3][347]</sup>

① 收稿日期: 2007-10-22

作者简介: 蓝红军, 男(瑶族), 湖南炎陵人,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英汉语言对比。

“中间被动态”(Medio-passive),<sup>[4]203</sup>“过程被动态”(Process-oriented passive),<sup>[5]</sup>“难易被动态”(Facility-oriented passive)<sup>[6]148</sup>等名称。在这些语言学文献中,中动句的主语被看成是谓语动词的直接论元。因为在句式结构上,构成典型中动结构的必要条件是主语NP为受事,即主语为谓语动词V的逻辑宾语。中动动词为及物动词的观点便由此得来,因为只有及物动词才能直接支配受事宾语。

持中动动词为及物动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 Keyser & Roeper, 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 如果这些动词作为不及物动词出现在句子里, 则应该允许运用多种时态, 而中动句的时态是受限制的。<sup>[7]</sup>中动句中, 如果受事主语是泛指的数量客体, 句子总是用现在时, 表示针对这一客体所发生的事件, 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常态, 或是其特征。如:

(5) Bureaucrats bribe easily.

(6) Chickens kill easily.

这样的中动句不用其他时态:

(7) \* Bureaucrats are bribing easily

(8) \* Chickens are killing easily.

而另一方面, 中动结构还具有一个句法特征, 那就是该结构中的谓语动词V需以简单主动的形态出现。显然, 中动动词为及物动词的论点在这一点上不具有说服力。因而也有学者认为中动动词应该是不及物性的。

针对 Keyser & Roeper 的观点, 徐盛桓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时态的运用同动词的及物不及物没有必然联系, 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都可以用于各种时态, 而及物动词的语法特征是其后要带名词性补足语, 如果该成分前置并当了主语, 则动词要有明显的“被动”标记, 并在句法上允许施动者补出, 中动动词不具备这些语法特征, 因而就应归入不及物范畴。徐盛桓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基于 Perlmutter 于 1978 提出的非宾格假说 (unaccusative hypothesis)。该假说将不及物动词分为非宾格动词 (unaccusative verbs) 和非作格动词 (unergative verbs) 两类, 即动词的主语其深层是宾格的动词和动词的主语其深层仍是主格的动词。<sup>[8]</sup>徐盛桓认为中动动词是属于“涉及两个直接参与者, 但是在表述时在句子中只出现所涉及的

客体, 而将施动者作为隐含的谓元 (implicit argument), ①不在句中出现”的不及物动词一类。

长期以来, 学界都认为中动结构的主语必须是动词的直接论元, 因而中动结构成了受事主语中动结构的代名词。但何文忠认为这种界定把中动结构的范围限制得太窄, 因为很多中动结构的主语并非受事。<sup>[9]</sup>他指出“汉语和西日耳曼语中都存在着大量的附加语中动结构, 它们具有跟典型的受事主语中动结构完全相同的语义特征, 没有理由将它们排除在中动结构之外。”<sup>[10]</sup>中动结构的主语可以由工具、处所等事件的外围参与者充当, 还可以是方式、对象等其他角色。如:

(9) i This pen writes well / ii 这支笔写起来很流畅。

(10) i The blackboard writes smoothly. / ii 这块黑板写起来很流畅。

(11) The new court plays a bit slower

(12) The top loch fishes well

(13) 这把椅子坐起来很舒服。

(14) 这张床睡起来很舒服。<sup>[9]</sup>

如果我们认定中动结构动词的及物性是因为中动句中的主语和谓语动词有着逻辑上的动宾关系, 那么上述非受事主语中动结构显然不符合这一条件。

## 二 中动动词“间及物性”假说

可以看出, 学界对于中动动词的及物/不及物性质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上述两种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中动动词性质而得来的, 各有其理据, 但都难以对中动动词的特殊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我们认为, 及物性与否不能作为判断动词能否构成合法的中动结构的标准。中动句分为受事主语中动句和非受事主语中动句两种结构类型。结构类型不同, 动词及物性质则不同。也就是说, 中动动词既可以是及物性的, 又可以是不及物的。对中动动词性质的判断应根据这两种不同的结构类型来分别进行。

大多数中动结构表现为典型的受事主语的特征。在这类中动句中, 动词和主语之间有着逻辑上的动宾关系, 在深层语义上, 主语受谓语动词的支配, 虽然动词的被动形态消失了, 但该动词是具有直接支配宾格能力的及物动词。

① "argument"有译成“论元”也有译成“谓元”的。该处引自徐盛桓文章, 本文采用的是“论元”。

在非受事主语中动句中谓语动词是既具有不及物动词的形态, 又具有不及物动词的语义完整性。这些动词与主语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动宾关系, 但也形成了较为强烈的致使关系。由于主语自身内在的特性, 该主语成为事件过程的被动参与者, 并对事件发挥积极的作用, 使得事件以副词所表述的方式发生。

在中动句这种特殊的语言结构中, 谓语动词已经“中性化”了: 其语态介乎于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之间, 既不是主动句, 又不是被动句, 同时, 其及物性也介乎于及物和不及物两者之间, 而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入两者中的任何一类。我们把及物性中动动词呈现不及物状态, 不及物中动动词呈现及物动词语义特征的性质称为“间及物性”。

中动动词的“间及物性”还指其语法结构为非及物性而其概念结构为及物性。概念结构的及物性和语法结构的及物性是两个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作为一个动作概念结构, 它是否及物是指动作有否相应的对象。及物动词本身应该有动作对象, 在具体的小句中是否有宾语并不改变该动词动作有动作对象的语义事实。

中动动词含有两个论元: 域内论元 ( internal argument) 和域外论元 ( external argument)。域外论元被指派的是施事/主体题元, 是深层结构的逻辑主语, 而在表层结构中无语音实体的实现; 域内论元被指派的是受事/客体题元, 是深层结构的逻辑宾语, 在表层结构做主语。在中动句中, 动词的语法外显形式是主动态, 那么就中动动词语法结构而言, 它是非及物的。但就其概念结构而言, 该动词有明确的动作对象。

英语中不及物动词分为两种, 一种是不带客体论元的动词, 只表动作, 没有动作的对象, 如: cry, sleep, die, happen 等; 另一种是带客体论元的动词, 既表动作, 又有动作对象, 如 shop, write, fish 等, 只有后者才能构成合法中动结构。在非受事主语中动句中, 如例 (9) 中, 不及物动词 write “写”有明确的动作对象——“字”; 在例 (11) 中, 不及物动词 play 既包含“打”的动作同时也包含其明确的动作对象“球”; 例 (12) 中, 动词 fish 既有“钓”的动作又有“钓”的对象“鱼”。

### 三 中动动词“间及物性”形成的动因

中动结构有它自身的语义特征, 而中动动词的这种及物/不及物的“中间性”是由该结构语义表达的需要决定的, 是该结构经历了语法化的结

果。

形式语言学派认为被动和主动共用一个深层结构, 其中的语法标记是无意义、无功能的抽象符号。而认知语言学认为, “语义和语法密不可分, 语法是概念内容的结构化, 语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语法。”<sup>[11] 403</sup>和主动结构、被动结构一样, 中动结构的语法程式和语法标记同其所表述的语义内容存在对应关系。主动结构关注的是事件的主动参与者对于事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事件由主动参与者引发。被动结构关注的是被动参与者在事件中所受的影响, 所发生的变化, 被动句的主语作为被动参与者并不具有动作发出者的地位, 它在事件过程中完全是被动承受者。中动结构的功能是聚焦事件的被动参与者对事件发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弱化主动参与者对于事件发生发挥的作用。

中动句的动词表示的动作蕴涵着主语对事件的发生发挥积极的作用, 使得事件以副词或其等量成分所表述的方式发生。句子表述的是一种恒时性特征, 它们不描述具体的事件而描述虚拟事件的特性。Taegoo Chung 认为中动句的主语必须具备致使特征, 即该被动参与者的内在的特性使得事件以某种方式发生。<sup>[12]</sup>在使用中动结构时, 说话人认为该被动参与者似乎具有动作发出者的地位, 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该被动参与者引发的。与这种语义相对应, 自然语言在句法上最方便的选择就是谓语动词 V 呈现简单主动形态。

一个结构到底属不属于中动结构的真正区别条件, 并不在于 [NP + V + Adv] 的结构形式本身, 而取决于其中的 V 和 Adv 跟句法位置上的哪个成分发生显性或隐性的语义联系。中动结构的形成受到 V 和 Adv 论元语义指向的制约。受事主语中动句和非受事主语中动句的差别在于主语是否为谓语动词的逻辑宾语, 而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动词语义指向的客体论元。Keyser & Roeper 曾提出作格结构可以 all by oneself 来修饰, 而中动结构不可以。<sup>[7]</sup>

- (15) a i This kind of glass breaks easily
- ii This kind of glass breaks easily all by itself
- b i Milk chocolate melts easily
- ii Milk chocolate melts easily all by itself

- (16) a This ice cream scoops out quite easily
- b \* This ice cream scoops out quite easily all by itself

如上例所示,区别作格结构与中动结构的是动词V的语义指向,作格结构中NP为主体论元,而中动结构中NP为客体论元。

中动结构的另外一个语义内容是:描述与某一动作相关的某种状态。中动结构的基本语义特征是表述事件的状态,它通常表示一种可能性,描述其表层主语的不受时空限制的特性,或是其某一时期、阶段的特点。要表述这一语义内容,就要将动作弱化为状态。Dik认为,表过程(rocess)和性状(State)的句子,动词的控制性弱。<sup>[13] 33-34</sup>中动句的主语为动词语义指向的客体论元,它就不能对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作出控制。另外Hopper & Thompson认为,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只有一个直接参与者(participant)的句子比有一个以上直接参与者的句子表述动态性小。<sup>[14]</sup>中动句隐含施事/主体论元,在表层结构中只留下受事/客体论元这一直接参与者,从而实现将及物性动词或涉及两个以上参与者的不及物动词动态性弱化的目的。

中动句的这些语义表述的要求使得其句式结构需满足3个条件:V呈现简单主动形态;NP为V语义指向的客体论元;V涉及两个参与者。这也正是中动动词“间及物性”形成的语义动因。

综上所述,中动结构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各种语言中的特殊语言结构已经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重视,中动动词的词类范畴模糊而难以界定也引发了语言学界的争辩。这些学术争辩加深了我们对该结构的认识,但也表明我们对于中动结构的特殊形态依然缺乏统一的全面的把握。而实际上,中动结构的谓语动词既可以由及物性动词充当,也可以由不及物动词充当,中动动词处于及物与非及物之间的状态,该类动词既有及物动词也有不及物动词的部分特征,以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中动动词及物与否的不同回答。认知语言学告诉我们:语法形式和语义结构之间具有一一映射关系,每一种语法形式都对应一种特定的语义结构。<sup>[15] 250</sup>中动结构的形成有其认知上的动因,语言中特殊的语义表达需要造就中动动词的特殊性状。本文提出了中动动词“间及物性”的假说,从认知的角度探讨了中动动词“间及物”性形成的理据,希望籍以澄清我们对于

该结构动词性质的认识。

#### 参考文献:

- [1] 徐盛桓. 语义数量特征与英语中动结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6): 436-443.
- [2] Fellbaum, C. On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 Club, 1986.
- [3] Jespersen Otto.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M]. Heidelberg: Carl Winter, 1914-1929.
- [4] Declerck, Renaat.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ve Grammar of English [M]. Tokyo: Kaitakusha, 1991.
- [5] Halliday, Michael A. K.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Part 1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67(3): 37-81.
- [6] Fawcett, R. P.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owards an Integrated Model of a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and Other Components of a Communicating Mind [M]. Exeter & Heidelberg: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 Groos Verlag, 1980.
- [7] Keyser, S. J. & T. Roeper. On the Middle and Ergative Construction in English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4(15): 381-416.
- [8] Pemutter, David M.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J].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1978(4): 157-189.
- [9] 何文忠. 中动结构的界定[J]. 外语教学, 2005(4): 9-14.
- [10] 何文忠. 汉语和西日耳曼语言中的附加语中动结构[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1): 21-25.
- [11] 石毓智. 英汉动词概念结构的差别对其被动表达的影响[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6).
- [12] Chung, Taegoo. On English Middle Formation [J]. Studies in Generative Grammar, 1996(6): 281-317.
- [13] Dik, S. Functional Grammar [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House, 1978.
- [14] Hopper, P. J. & S. A. Thompson.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J]. Language, 1980: 56/2.
- [15] 石毓智. 肯定与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 文爱军)